

虽然我很努力去做，但还有很多不足，离大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今后更要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兑现自己史前大愿，救度更多的众生。

叩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让我们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明慧法会特刊

2013年11月14日

明慧网第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详细内容

| | |
|-------------------------|----|
| 救人不分年龄大小 | 3 |
| 在帮助同修中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 | 11 |
| 万幸 我终于找到了师父 | 16 |
| 看守所警察讲真相救人的故事 | 25 |
| “这老太太是神仙哪” | 33 |
| 与旧势力抢人争分夺秒 | 41 |

回头看他还跟着我，心想要救他，不能让他做坏事而毁了。我停下脚步，他刚好来到我面前。我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吧？”他说是管事的。我说：“你是党员吧？”他说是。我说：“小伙子，那我也要告诉你，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帮你退了吧？”他很痛快就同意了，然后叫我快走吧！可见生命都想得救，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大法弟子干什么都不是上了保险，意识不到的执著有时也会被邪恶钻空子。几年来曾三次讲真相被常人举报，在师父的呵护下，几小时后均有惊无险走出了派出所，上了出租车又开始与旧势力抢人。

二零零五年至今，我天天出去讲真相，走到哪讲到哪，回老家的途中也照讲不误。在火车上，我先与上下铺及隔壁的乘客接触聊天，同时掌握谁到哪站下车，下车前一定把他退了；坐飞机也要把邻近几个座位的有缘人都劝退了。无论初一、十五、大年三十任何节假日，无论风雨雷电严寒酷暑，学法交流日，即使父亲住院期间我都要讲真相与旧势力抢人。白天有事就晚上出去讲，南方是夜生活，讲到十一点多回家也是常有的事。

时间对我们修炼人来说真是太珍贵了，总觉的时间不够用，有时只能在吃饭睡觉上挤时间。如做一锅粥吃一天。我每天晨炼，六点发完正念吃口饭就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有时上午就出去救人。无论再忙我都保证学法时间，每周参加两个学法小组学法，再忙五套功法也不能落。在做三件事中看好自己的一思一念，在修心上下功夫，基本的修炼从不放松。

几年来，我没有被家庭儿孙拖累，精進不怠的做三件事，每天三退二、三十人，最少十几人，有时四、五十人。八年多时间，我劝三退的人数在七万人左右。

我们毕竟是人在修炼，有时惰性也会上来，当意识到惰性来了，早上晨炼铃声响了就想放松一会，往后拖个把小时。一想不行！就马上学法归正清理惰性，不允许拖到第二天。所以，修炼真的很严肃，真的要时时警醒自己。

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象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容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1]

想想我每次讲真相的状态，我人这面根本不会讲那么好，真是纯正的心使修好那面和人这面容贯在一起了，智慧不够师父还会给。所以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同时修一思一念，不断纯净自己太重要了，否则就是人在做大法的事。

记的有一次在超市讲真相，遇到一家三口，老太太和儿子儿媳在挑选衣服。我帮她挑搭上话把她俩都退了后，心想：也得把她儿子退了。就一念，他儿子就过来挑衣服，我边发正念边凑过去问：“你妈不是买了一件吗？”他说：“我也想买。”我说：“看你长的挺气派的是当干部的吧？”他说：“你咋能看出来？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那你是党员了？”“是呀，我还是专门管发展党员的。”我说：“哎呀小伙子，那我更应该跟你说说了。你在年轻入党时发过毒誓，说把生命献给它，在额头和手腕上给你打了兽记，天要灭中共这是天意，你要不退出党团队就得给它陪葬，多可怜啊！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也要为他们想想。从思想上真正退出它，不用告诉组织。给你起个化名叫吉祥就退了吧。”他说行。我说：“你那工作不好，害人害己，你多发展一个多一份罪过，少发展一个多一份福份。阿姨真心为你好。”他真心的说：“阿姨，你真好，我听你的，那就谢谢了。”

我很重视发正念，一出家门正念不停，讲的过程中也用意念把功能一念一念打过去，及时清理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有一次在购物中心劝三退，相继给几人退了，先退的小伙子到楼层经理那举报，经理过来说：“你在这宣传什么呢？”我一看马上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对他说：“我在关心他呀。”“你不要宣传了，购物就购物。”我边发正念边推着购物车往前走，

救人不分年龄大小

文 / 山东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我今年九十岁了，是一个大法弟子。长年累月，我坚持不断的利用一切机会抓紧救人。寒冬腊月，大雪封门也挡不住我，雪天路滑，为安全起见，我就把双脚底缠上草绳，走路不滑、安稳。有人见了惊奇的说：老人家，这样的天还出来，不怕路滑摔跤啊？我笑呵呵的说：“俺不怕，摔不到，俺有师父保护呢！”

一、新生

修大法前，我是一个命苦的人，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双亲，后来被狠心的姑姑卖给了一个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老光棍，我很不情愿的和他生活在一起了，养育了六个儿女。谁知，我刚五十多岁，丈夫就因病去世了，那时小儿子还没有成家。大半生的苦难生活折磨的我得了一身病，谁知刚到七十岁又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睡全靠儿女们照料，真是雪上加霜。那时我真活够了，盼望早死算了，埋怨老天对我的不公。

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个苦了大半辈子、眼看快要入土的人，还能遇上大法在人间洪传这样无比珍贵的机缘，更没有想到我这个什么不是的人还能得法，一九九七年，我有幸得法了，成为大法的弟子，真象做梦一样。刚得法的那些日子，我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觉得自己象个天真活泼的儿童一样，所有的难过和痛苦都没有了，我心里只有得法后的幸福和对师父的感激，我觉的能得到这么好的大法，过去吃多少苦也值得。

得法两个月，先前的脑血栓的症状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所有的疾病都不见了，我成了一个健康的人，生活能自立了，不给小辈们增加负担了。也觉的自己年轻了不少。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家里的人和邻居们都看到了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也都对大法相信和尊敬了。儿女们也都很支持我学大法。

师父救了我的命，给了我新生，我也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师父和大法。师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师父叫怎样做，我就怎样

做，我决不会对师父有一点怀疑。学大法成了我日常生活的第一件事。我小时候没上过学，一个字也不识，我儿媳（同修）给我请回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录像，我天天看，天天听，开始听不大懂，师父看到我对大法的真心诚意，就帮我打开智慧，让我越听越明白，越听越爱听，脑子也变的聪明了，什么事情也不能耽误了我学法。

我听师父的话，把本村的几个同修，还有邻村的同修都叫到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大家能一块提高。因为我家清静乱事少，同修们都爱去我家，每天晚上，同修们吃完饭后就早早来我家，大家轮流的读法，我静静的用心听，就怕漏掉一个字，都能听明白。师父一点也不嫌弃我这个没有文化的老人，也真帮我，让我什么都落不下。

我们学法小组从成立那天起，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就是在邪党迫害很厉害的时候也照常凑在一起学。因为师父叫我们做的事是最好最正的，师父是最大的神，谁也动不了，一切是师父说了算，我们就听师父的安排。不要看邪党表面有多么邪恶强大，其实它就是一只纸老虎，什么也不是，师父告诉过我们，是利用它来提高大法弟子的，用完之后就把它解体掉了，所以不用怕它，是它怕我们。

二、修心

我通过天天听师父的讲法，明白了很多的法理，我知道大法不是为了给人治病的，是让人通过修炼去掉自己身上一切不好的东西，做好人、更好的人，最后达到神的标准，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我知道，修炼就是修自己的心，去掉所有不好的人心。我把师父的法记在心里，遇到矛盾我能想起师父的教导，找自己的不对，师父就帮我去掉了不好的东西。

我从修炼开始这么多年，身体不管哪个地方不舒服，我都不怕，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没有病，我就相信没有病，不管多么难受，我都不把它当成病对待，心里记着师父讲的“难忍能忍”[1]的法，我都能忍受的住，很快就好了。

休闲人群，心想：这么多的人，能有几人明真相呢？可我一天才救这么点人，世人赶快明真相，退出邪恶的党团队吧，在大法中得救……想着想着，眼泪刷刷往下流。有时在超市讲真相看到那么多人在为生活而奔波，想到大劫在眼前，眼泪又不由自主的往下淌。多少次这样的状态，更促使我要争分夺秒的救人。

四川大地震发生了，我想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我特意选在大中午时沿街进商铺讲真相，因中午气候炎热没生意，家家商铺老板都在看电视。我一进去就说：“你们也在看这个，多可怜呀，死了那么多人，都是社会败坏造成的。孩子更可怜，都是年纪轻轻入团、入队、入无神论组织造成的。共产党败坏，给人带来灾难，入过党团队，赶快退掉保平安吧。”眼看着灾区那一幕幕凄惨的景象，那真是说一个退一个。我顶着烈日，汗流了多少顾不上，只是挨家店铺走，一门心思救人，那一天劝退三十多人。

面对面讲真相一定要重视发正念，随时解体生命背后的干扰迫害因素，再把自己摆在主角的位置，发现对方不正的念头一定要及时归正。

有一次，我给一个保安讲真相后，问他是否入过党团组织，他说他是从部队下来的是党员。我说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坏事，天理不容，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命啊，不能给它陪葬。他说：“阿姨，你咋说这话，你不怕我报警？”我说：“我不怕，因为我做的是救人的好事，警察不会抓我。前些年他们不明真相迫害大法弟子，现在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还在保护大法弟子想赎罪呢。你知道警察最恨什么人吗？最恨举报好人的人，因为他给警察提供了迫害好人的机会。”那个保安急忙说：“我不会去报警，只不过说说而已。”我说：“明白就好，刚才那个不好的念头以后连想都不要想。把你那党团队退了吧？”他说好，最后他说谢谢。我说：你不用谢我，要谢你谢大法，谢我师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好的未来，千万记住啊！

过后想想，刚才那些话怎么能想的出来？又是师父在给我智慧。师父讲过：“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

上前搭话：“今天休息出来转转啊？”“是啊。”“你是哪里人？”“东北的。”

我高兴的说：“我们是老乡。你听说过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没有？”他说：“听说过，为什么要三退呀？”我说：“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搞天安门假自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害死有名姓的炼功人就三千多人。建政以来迫害死中国人八千万之多，天理难容，人不治天治。贵州大石头裂开了，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天要灭中共。”我又问：“你是党员不？” he 说是。我说：“赶紧退出来，因为你入党团队时举手宣誓愿意为它奋斗终生，发的是毒誓，在额头打了印记，永远是它的人，天灭中共时要给它陪葬。你退出无神论组织，神把兽记抹掉，还保护你有个好未来。我帮你退了吧？”他说好啊。我问他姓什么，起个化名帮他退，他同意了。我又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灾来时命能保。他从心里明白了，高兴的说：“谢谢！”我知道是师父给了我智慧，我才能讲的那么顺，以前根本不会这样讲。我信心大增，半个多小时就讲退了六人。

从那以后，越讲越顺，每天不管男女老少，什么身份，天天救人。每天出去时背一包真相小册子，先把资料发完再到另一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就劝完三退再给本小册子回家巩固，效果很好。

有一次在公园，看到许多小朋友放学后都去玩，我想：红领巾退掉保平安。我问他们：“小朋友，几年级了？这红领巾还戴着呢？”“都戴呀。”我说：“不能戴，这是死人的血染成的，戴着不吉利，上面有共产邪灵，帮你们退掉保平安吧。你们都叫啥名啊？”他们一一报姓名。我又说：“如果不戴不行，你就做样子，心里没它，放学后赶快摘掉。”我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让他们按“真善忍”做人。就这样，我也经常给初高中学生和大学生及老师讲真相，劝三退。

前几年生活条件差一点，我每天带着几个自己做的馒头，再带一瓶水，在闹市边一口馒头一口水的吃着，看见闹市区那密集的

师父叫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我记住师父的话，平时里，只要我能干的事情，我轻易不麻烦他人，能想到别人的难处和不容易。别看我都九十岁的人了，家中的所有家务活基本都是我一人干。我生活也很简单，不求吃什么营养的东西，每天三顿饭吃饱肚子算数。

去年六月份，我在家中不小心摔了一跤，让我不修炼的儿子碰见送去了医院，经拍片检查，医生告诉我大腿骨摔裂缝了，让住院观察。当时我在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没有事。我就对医生说：我不住院，我要回家。开始医生不同意，在我的一直坚持下，最后医生给开了一大包药，同意让我回家了。回家后，我把药扔掉，被儿媳同修接到了她的家中（儿子已去世）。在儿媳家，我天天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师父讲法，儿媳抽时间就和我交流切磋。她告诉我：这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们不能承认，要正念否定，也要向内找一下哪里没有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

儿媳说的有道理，现在正是抢人救人的时候，我被摔的不能走路，影响了我出去救人，一定不是师父安排的，那么就是旧势力的迫害，我决不接受。我先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的迫害，之后，我好好找了一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我找到了：是我这一阶段看不上我们学法小组的那位同修，嫌他不修口，爱传话，无意给同修之间制造矛盾，我对他没有好感，所以说话对他语气也不善。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时，觉得心里很惭愧，对不起同修，在心里悄悄的和师父承认错误，下决心回家后，和这位同修好好交流交流。把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好好保持到底，大家一起跟着师父向前走。

一开始去儿媳家，由儿媳搀扶去厕所，没过几天，我就能自己上厕所了。我为自己不能出去救人心里很焦急，一天，我来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父啊，您帮帮我吧，让我赶快好，我得回家救人哪！我也不能耽误儿媳救人。我也向儿媳要求让我回家。在儿媳的一再劝说下，住了一个月，腿已基本恢复，

被孙子送回了家。

不修炼的家人都说：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摔的骨头都裂缝了，一个月就好了，真是奇迹。如果不修法轮大法，说不定得多长时间才能好呢！也许躺在炕上得让我们伺候呢！法轮大法就是好啊！从此孩子们更支持我学大法了。从这次摔跤后，我好好想了想，认识到了修心是多么的重要，也重视向内修自己的心了。我也认识到修炼太严肃了，真不是耍儿戏。

三、救人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发动残酷迫害，造了很多谎言，把中国人毒害的不轻，让他们仇恨大法和大法弟子，师父告诉过我们，如果这些人到最后不转变态度，将来他们就没有命了。我们的师父大慈悲，为了挽救这些生命，师父让我们讲清真相。

我没想我是个多大岁数的人，我就想师父叫我救人，我就得去救人，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就得听师父的话。师父传大法定人，不分年龄大小都一样，我们救人也没有年龄的分别，都应该出去救人。再说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修炼者越炼越年轻，师父救了我的命，把我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不是让我在人中享受晚年生活的，是让我救人的，我身上的担子也不轻。我明白了法理后，就赶快走出去，和有缘人讲真相，抓紧时间救人。

前几年，我主要和人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能使修炼者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正法，告诉大法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洪传，揭露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我说话很实在，心也很善良，身体和精神比同龄人强的多，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真相。有时不用说太多的话，对方一听我的岁数，一看我的外貌，我说几句话，他们就真相信了。我讲过真相的人，很少有不认同的。

自从大纪元发表退党声明后，我紧跟师父的正法形势，讲大法的真相又加上了三退的内容。我先从自己本村做起，我挨门挨户，

我说：这是好事啊，是一条生命，堕胎就是杀生，千万要留住，说不定是来得法的啊！孩子留住了。

媳妇分娩时，儿子请了月嫂。他们为了不影响我做三件事，媳妇辞了工作，自己照顾两个孩子，房子又太小，我就搬出去过。平时需要我帮忙时，我随时帮忙买菜呀做家务事等，来来往往相处的十分融洽、和睦。真是自己做好了，麻烦就少，环境就好，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家也在围着大法转。

三、与旧势力抢人风雨不误

我以前在老家炼功点给新学员教功，认识我的人很多。中共的迫害开始了，我遇到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讲大法真相。单位领导、居委会、派出所的也先后找我，我善意的表明大法救了我不能不炼，大法书不能交，保证不能写。然后就讲真相，他们没再骚扰我。

师父新经文《快讲》发表后，我每天早上去公园，待跳舞、打拳、唱歌、散步的人逐渐散场了，有人和我打招呼我就给他们讲“四二五”是和平上访，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一会就围上来好多人听。我今天在这讲，明天在那讲，走到哪讲到哪，效果很好。

后来我来到南方，同时开始了发《九评》，面对面劝三退。一开始出去一天也劝退不了一人，慢慢的能劝退两三人、四五人，但我从不动心。看明慧同修交流一天可劝退二、三十人，心想：同修怎么做的那么好，自己也尽力救人了，为什么就劝退不了几人呢？是什么地方没做好呢？想想自己讲真相时，尽找年龄大的女性讲，不愿和年轻人及男的讲，这不是心中还隐藏着怕心吗？还有爱面子、不好意思、张不开口等。再找找，还有急于求成讲的高，越说越高，适得其反，这些都是要去的心，要解体这些救人的障碍，才能在数量上突破，与旧势力抢人。

一天，我到公园讲真相，遇到一位四、五十岁的男的，很面善，心想：我今天要突破这一关，给他讲退了，请师父加持。我主动

法指导自己的言行。平时遇到矛盾，遇到堵心窝的事就宽容谦让对方，抑制排斥不好的心，遇到什么事都先考虑别人，找自己，感到自己越来越纯净。每天点点滴滴、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的修心，不知不觉性格、语气都越来越祥和、越来越柔，似乎不会生气了，常人带动不了我了。

儿子结婚了，如何处理好婆媳关系，也是我要正念面对的。我首先站在儿媳角度想问题。新组建的家庭，我和儿子要面对儿媳一人，而儿媳要面对我和儿子两人去磨合，她多不容易呀！我就在生活方面关照体谅儿媳，让她深切感受到婆婆的好。儿子外出半年期间，就我和儿媳生活。当我感受到儿媳心情不好时，就主动关心她：孩子，你有啥事就说出来，咱们刚组建一个家庭，都有个磨合过程，我哪里做的不好，你给我提出来，我改，别在心里憋着。儿媳笑了，忙说：“没什么，妈。”

儿媳怀孕了，我每天出去讲真相时，给她买她喜欢吃的新鲜的水果，还提醒她吃什么对身体好，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关心她。儿媳分娩时住院六天，我每天精心做六顿月子餐，往返医院六次。去时坐车，走着回来讲真相救人两不误。

儿媳出院后，她妈也来帮忙，可她啥也不干，还要我来照顾。她妈经常说风凉话，我从来就不生气。我媳妇说：“妈呀，你咋不生气？”我说：“我尽是高兴事，生啥气呀？生气伤身。以后有啥事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啥事都想的开。”

有一天饭后，我刷完碗，又忙擦地收拾屋子。媳妇的妈妈坐在沙发上边吃水果边看电视，想喝水时发现壶里没水，就说：“壶里一点水都没有，想喝都没有。”我想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我是修炼人，不能跟她一样，就笑呵呵的说：“你看烧水的事让我忙忘了。”这时儿媳看不惯了，就说她妈：“你跟谁说没水？没水你就去烧嘛！”她妈一看姑娘说她，就一气之下走了。我看见儿媳在悄悄抹泪，就劝她：“孩子，月子里不能哭，哭对眼睛不好。跟你妈计较啥呀？不能跟妈真生气。”

儿子修炼，儿媳理解。媳妇又怀了二胎，儿子问我怎么办？

一家不落的去讲真相做三退。做完本村后，我又把亲朋好友都讲明白，都做了三退。

紧接着，我装着救人的真相资料，拿着笔和小本，拄着拐杖去集上做三退。那里五天一集，我几乎每集都去。因我在小时包过脚，所以走起路来不是那么顺利，但不影响我救人。我是这样做的：在集上，当我看到年长的人，我慢慢走过去，先热情的和对方打声招呼：你好啊！告诉你一个好事，共产邪党杀人害命，做坏事太多，老天要灭它了，只要入过它的组织党团队的就是和它是一伙的，老天灭它时一块灭，只要打心里同意退出来，我们师父就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大灾大难离开你。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不用你花一分钱，你也没有危险，什么也不损失。我再和他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平安有福。听到我讲的这些，人们基本上都退，不退的很少，谁都不想死。同意了，我就把笔给他，让他把名字写在我带的本子上。

遇见年轻人，我笑嘻嘻的向他们招手说：孩子过来，老奶奶告诉你件大好事，对方多数立即就跑过来，也有的人说：您这么大岁数的老人，能有什么好事？不愿到我跟前，我也不往心里去，一边走一边和气的说：老奶奶这么大岁数了，你是我的子孙辈的，我不会骗你的，只能为你们好。这时，对方的态度就会变化，来到我跟前，我就和他们讲清真相。

每集都能退好几个人。集上很多人认识我，他们都很喜欢尊敬我，亲切的称呼我是“法轮功老奶奶”。我知道，这不是我有多大的了不起，是因为我修大法了，是众生对大法的尊敬，就是应该这样的。因为没有大法，他们也不会活在世界上。师父多次告诉我们，今天世上的人都是为大法来的，是被邪党的谎言毒害分不清好坏了。不能怨他们不好，他们很可怜，需要我们去救他们，中共邪党才是这场迫害的罪魁祸首。

我不光面对面的讲真相，我还发资料，还发神韵光盘。这几年，儿媳给我特意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书包，布料比较厚一些，不透明，从外面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专门用于外出装资料和光盘用的。

这样，每逢我村赶大集，我早早把救人的资料预备好，吃饭后，背着一大包神韵光盘和真相资料去集上救度有缘人。先讲真相，能接受的，我再送给他们光盘，不接受的不给。我很爱惜救人的光盘，我每次都诚心的嘱咐接到光盘的人，好好爱护光盘，这是无价之宝，有缘份的人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得到，而无缘的人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一定要珍惜，不要光自己看，要叫更多的人看，你是在帮助大法弟子救人的命，会积大德有大福报的。对方都很高兴的答应。每集拿多少都不剩，人都爱要，每集都能做三退，经常退十几个人，有时几十个人。我感觉到了众生都在盼得救，就等我们大法弟子赶快去救他们。我得抓紧时间赶快救人。不能放松自己。

我的家在村里大街上比较中心的位置，每当有人从我门口路过时，我看见都要把他们叫住，把神韵光盘递给他们，没有不要的，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人好，不会对他们做不好的事。见有人口渴找水时，我赶快把他们叫到自己的家中给他们水喝，趁机讲真相救他们。我会利用一切机会抓紧救人，长年累月坚持不断，有时天气不好，有人见了我，惊奇的说：老人家，这样的天还出来，不怕路滑摔跤啊？我笑呵呵的说：俺不怕，摔不倒，俺有师父保护呢！有的会说：你的师父在哪儿？我会自豪的告诉他：俺师父是个大神仙，俺能看见，不炼大法的人是看不到的。对方也不和我犟什么，因为我超常的表现也让他们不得不服气。大法真的在我身上展现出了超常和光芒。

我们村附近有几个大型的金矿，村里的干部都沾光，得不少的好处。每到了换届选举村干部时，都争红了眼，家家拉票。这几年，不管谁去我家拉票，我都很认真的告诉他们：你们只要相信大法、支持大法弟子，保护本村的大法弟子，我们修大法的就投你们的票，不然的话，我们不会为你们投票的，借此机会，我再给他们讲真相。由于我们村的大法弟子讲真相都很用心，村里真相都讲遍了，每届村干部们都明白真相了，所以这几年尽管全中国迫害形势很严重，但我们村一直都比较平稳，同修们都没有被恶人绑

与旧势力抢人争分夺秒

文 / 大陆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我今年六十五岁，九六年开始修炼，如今已十七年了。因文化较低，想过写修炼体会可写不好，也很着急。在同修的鼓励下，我明白受益于大法十七年，大法造就了我，我应该参与考试，要向师父汇报，要证实大法。所以在明慧网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初稿并口述自己的修炼体会，同修帮忙整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得法去病一身轻

我母亲曾是佛教居士，我又练过几种气功，仍全身多病。丈夫三十多岁就撒手而去，我独自含辛茹苦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留下一身病，成了有名的药篓子。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得到宝书《转法轮》，刚看几页，晚上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手、脚及四肢奇痒无比，受不了就在凉席上使劲搓，痒的一晚上无法睡觉。我悟到自己年轻时手碰肥皂就起泡，身体又灌进佛教及各种气功的脏东西，身体已经不象样了，这是师父从根上通过四肢给我净化肮脏的身体呢。第二天一早就好了。

我激动的跑到父母跟前说：“妈呀，我得了真经了，得了真法了！这才是真经呀！这才是真法呀！太神奇了！妈呀，赶快修大法吧，佛教不管用了！”“姑娘，佛教不管用了，还修它干啥呀？那咱就修大法吧。”从此，父母姐弟及其家人都走入大法修炼。得法三个月我就变了一个人，走路一身轻，全身的疾病一扫而光，整天有使不完的劲，洪法、教功，我和全家都沐浴在佛光的幸福中。

二、放下人的东西，这个家也在围着大法转

从得法开始，我一直在学法方面很精进，在修心上下功夫，用

退出了中共党、团、队。

又有一次，我看到山上有一人家，我就进去了，给他们讲了真相，又送给他们《九评》、对联、护身符、台历，那边一桌玩麻将的人冲我直嚷，“别都发没，给我们留点。”他们家男主人退了党，一共十二个人都三退了。我告诉他们：“我给你的东西都是这世上最珍贵的，留到以后都是最好的。”她家女主人激动的说：“你给我这么多东西，我得给大法捐点钱。”我当时想咱也不能要常人的钱哪，就推托，可她执意要给，我看推托不掉，就说：“那你就意思意思，一块钱两块钱也行。”她说：“不行，我得给五十元。”

我不只挨家走着做，随时随地遇到有缘人也讲。有一天，我出门遇一四十多岁的男子，我就与他打招呼，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反问我，“你信啥？”我说：“我信法轮功。”他说，“你还敢提法轮功，我们村某某都被抓起来了。”我说：“你看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他出来是谁呀？”他似有所悟，“哦，原来是那么回事呀。”同时退出了团队。只要我们讲到位，众生就会得救，这就需要多学法，法会给我们智慧。

又一次，我要出门去某地，过来一个微型车，我上车一看，车上有十二人，我当时脑袋里出来一念，这都是我的众生啊，我得救他们。我就大声对车上人说：“你们都三退保平安吧。”他们说：“三退保平安是咋回事？”我就给他们讲了真相，然后我就挨个问名字。一车人都用真名高兴的三退了。

到地方了，我下车时，车上有一人指着我说：“这老太太是神仙哪！”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威德〉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灾难为何多〉

架迫害的，其中村干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都在暗地默默的保护着我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未来，我们为他们而高兴。从心里感谢师父的大恩大德。

一天晚上，我们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同修们都回家了，忘记关门，村里巡逻的几个人偷偷的进了我家，在窗前偷听我和一外村的同修讲话，等十点后同修回家时，他们六人在半路上截住了同修，威逼同修交出身上所带的资料，被同修严厉拒绝，后同修机智的走脱。

第二天，我无意中听说这件事情。我对巡逻的这些人没有其它的看法，我心中记住师父的话：“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2]，众生平等，都是盼我们救的人。我想：他们还是不了解真相，不然的话他们不会这样做的，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教导，“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3]

我吃过饭后，马上去了巡逻的人中当头那人家中，和他讲清大法的真相后，我有点严肃的告诉他们：昨天你们为难的那个人，是经常来我家看望照顾我的亲戚，是个很好的人，如果你们再为难她，那么你们就得来我家照顾我。他听后，赶忙赔礼道歉，连声说不知是我的亲戚，如果知道，是不会为难她的，真是对不起。后来，我听同修说：她在集上又遇到过他们，他们向她赔礼道歉了。这些年再也没有这方面的事情发生过。众生大多都明白真相觉醒了。

四、要人

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3]在几年的修炼中，我除了和小组同修们比学比修共同精進外，我对营救同修也很用心。每当听说哪里有同修被恶警绑架，我很往心里去，赶快抓紧时间发正念营救同修。我总觉得，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救人，是做世界上最好最正的事，是不应该被恶人绑架的。邪恶算什么？敢来迫害大法弟子？发正念时命令恶人立即放人。师父的弟子，我的同修，

都有师父管，邪恶不配管！邪恶在我的眼里很小，我从来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我面对邪恶没有一点怕心，只觉得它们很害怕。因为邪的怕正的。

几年前，迫害很严重时，我那修炼的儿媳因讲真相被中共绑架，因为她住在城里，当我知道的时候，恶人已经把她非法关押到了洗脑班。洗脑班离我家有二里多路，那时我对师父讲的一些法理不太清楚，把这场迫害当作是对人的迫害了，我对抓大法弟子的警察、六一零的人从心里恨他们，把他们当成了真正的邪恶。诅咒他们，盼他们都遭报应，不再迫害大法弟子。那时心是不善的，不符合法的标准。

当时，我一听我那善良的儿媳无辜被绑架时，心里很气愤，一时也不等，赶快拄上拐杖去了洗脑班。在门外大声叫开了门，里面的人开门，见到我一愣问：你来干什么？我很严厉的说：我的儿媳被你们这些邪恶抓来了，她没有做坏事，没有犯法，你们凭什么抓她？赶快放人！如果不放人，你们会遭恶报不得好死的！我理直气壮不怕他们，当着他们的面，说了很多刺激他们出气的话，他们没有一人接我话茬的，都不吱声，也不放人。我不泄气，一次不行两次，去第四次时，我主意已定：这次不放人，我就不走。结果他们很不情愿的放我儿媳回家了。

过了时间不长，又有一个我很熟悉的年轻同修被绑架到了洗脑班，我知道后也赶紧拄上拐杖气呼呼的去了洗脑班要人，开始他们不开门，我用拐杖使劲的敲大铁门，出来人后，我大声对他们说：你们邪恶不做好事。他们问我什么是邪恶？我说：做坏事的人就是坏人，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你们抓他们，你们就是坏人、邪恶的人。赶快放人！不放人老天爷叫你们不得好死！我把心里的话全部倒出来了，感到心里痛快了。他们就是不放人，我也连续去了四、五趟，后来同修的亲属帮忙，师父的加持，同修很快就回家了，期间同修表现的正念正行，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

回家后，我把去要人的过程和同修们讲了一下，同修们看法不一样，有的夸我做的真好，没有怕心，有正念，有的说我不善，

没白去呀，那里的众生得救了。

二零零二年，我和丈夫晚上出去挂条幅，很长的条幅，我们俩用铁丝拴到条幅顶上的一头，再绕到电线杆上系到另一头，然后拿秫杆顶着条幅往电线杆上面推，一边推一边说着：师父加持，师父加持。只见那条幅就一点点往上蹿，秫杆都够不着条幅了还在自己往上蹿。就这样一晚上挂了四十多条。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份有的条幅还在上面挂着。我知道这一切是师父加持的结果，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自从《九评共产党》问世以后，我就开始挨户散发。有一天外面下大雨，我在家学法，这时脑袋里闪了一念，救人。我立刻下地穿鞋，找了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就出了门。一看外面大雨天的，路上也没人。我想那我就挨家走吧。推开邻居的门就进去了，他家人一愣问我：“大下雨天儿的，你来有事呀？”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来救你们来了。”他们问为什么救他们，我说：“‘种种灾难全都悬在头’[3]，你不要相信电视上说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们又问了我一些，我一个一个回答了他们，并讲了三退的重要性。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大法来救我们啦，我们全家都退。”

又去了一家，我讲完后，全家都做了三退。炕上坐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急着喊：“把我也写上。”她儿媳说：“你啥也没入过你写啥？”老太太说：“我知道了大法好，我也写上，大法能保我。”

我又走进公社干部家，讲完真相后，我对他们说：“你是干部，你要是不敢用真名，起个化名也可以。”他说：“不起化名，大法来救我们来了，我们糊弄大法干什么呀，我们就用真名。”真是，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啊。

那天回家一查，退了五十七人。我当时想，退的不少了。这时，我脑袋里好象是师父的声音，“与你的誓约相比，你救的还远远不够。”我一惊，怎么出来满足的心了？真是愧对师父。第二天我又接着出去一家一家的走，都挺顺利的，我们这一村大部份都

一次，我和丈夫在夜深人静时，用自行车驮了一丝袋子真相资料，到邻村去发，进了村，我先拿一半，让丈夫在村旁看着另一半和车子。我很快就发完了，又去拿了另一半。当我发的还剩很少时，就看到后面警车的一道光束照了过来，躲已来不及了，我当时把真相资料往怀里一抱，想师父给我下个罩，邪恶看不见我。只见警车亮着大灯光，从我旁边开了过去。我发完剩下的那些，回到丈夫身边。丈夫紧张的说：“哎呀，你没看见刚才的警车，亮着灯过去了。”我说：“不怕，我求师父了。”

有一年冬季，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偏僻的村庄，那里的众生还没人救呢。我就和一个同修凌晨三点，骑自行车带上资料和天安门自焚伪案光碟出发了。走到一个岔路口，就不知走哪条路了，同修说：“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走哪条路。”我说：“不用，我们求师父。”我就站在两条路头上，求师父指引一条路。一会儿，有一条路就明晃晃的亮了起来。我对同修说：“知道了，咱们就走这条路。”我俩刚要往前走时，旁边高山上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喊声，吓的同修毛发都要竖起来了。我就背师父的诗词：“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2]。背了三遍喊声没了，我俩继续往前走，路过一片坟地，发现每个坟上都亮起了一个小窗户，我又是一遍一遍默念师父的诗句，念了两遍，亮光没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当我们快到村子时，却发现原来那个村子在山上边，山上很滑，还有雪，我们两个吃力的把自行车推上了山顶，进了村庄，村里的狗一叫，我们就发正念，狗就不叫了，就这样发着正念，把真相送到每家每户。当我们往家返时，天还没太亮，前面过来一辆马车，上面坐的人冲着我俩喊：“你们是人还是鬼呀？”我也对着他们回答：“是神！”旷野中回荡着我的声音，“神！神！……”

过了七、八天，我家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到我家来掌鞋（我丈夫是修鞋的），我就问她家是哪的？她说了村名，我一听是我们刚去过的村子，我就问她看到大法资料了吗？她说：看到了，还有光碟，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呀。我当时想，

是以恶制恶。我当时觉的自己做的没有错，心里有些不服气，我觉的对邪恶就是不能客气。后来我不断的学法，陆续明白了一些法理，认识提高了。我明白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是师父根本就不承认的，人间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的，不是他们自愿干的，将来他们的下场是很可悲的，真正的受害者是他们。我不应该恨他们，应该可怜这些生命。明白后，我的心态变了，师父把我心中不善的物质彻底拿掉了，我对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没有不好的念头了。我出了慈悲心，心胸也越来越宽了，救人的效果更好了。

这些年，我能尽心尽力的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我不骄傲不满足。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应该做的，正法还没有结束，我还会继续精进的，用心做好三件事，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

谢谢慈悲的师父！

谢谢同修们！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在帮助同修中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再几个月，我就是古稀之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边做着证实大法的项目，一边陪一个病业魔难中的同修学法，觉得有效果，同时也发现周围这样的同修还有。

一、我们是一个整体

有个同修提议：我们应该把这些被干扰的同修组织起来学法，我们是一个整体啊，不能坐视不管，有时间走走看看。我很赞同

这个建议，但却没有立即去办。

直到反复学习师尊的《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后，豁然明白。师父说：“有的人经常跟师父讲：我原来一看法的时候，那个层次提高的也快，在看书的时候认识的东西不断的显现出来，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感觉了呢？那大家自己想想，你是“修炼如初”吗？”[1]

师父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我悟到，“修炼如初”[1]就是大法弟子在证实中所必须的修炼状态，这是对大法弟子目前修炼状况的要求，也是师父对迷蒙中的大法弟子的又一次唤醒，做到了你就在精进，你就做到了师父所要的。

还等什么呢？于是我一户一户的探望并和她们一起学习师父的讲法，用我自己所悟到的理和这些长期处于病魔中的或因各种旧势力因素干扰走不出来的同修在法上切磋、交流，发现同修们对修炼之初的情景记忆犹新，有的同修说那时学法炼功不知饿也不知累……有个同修说，有一次，我抱着孙子看热闹有人告诉我去洪法，二话不说，把孙子一把塞到他爷爷怀里就走了。还有个老年同修说，迫害刚开始时我和某某去贴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发现了。我们就跑，跑到山上我脱下红衣裳塞到包里，又拔些绿草盖上，就这样大摇大摆的从警察眼皮底下走脱……

同修们按捺不住了，提出成立学法小组，好啊，上谁家呢？书呢？一系列问题出来了，为了省时间，省资源，我把同修手中的单行本收上来，收集了师父的十四次讲法，有缺的给补上，缺什么补什么，备齐后从新组订。先后共装订好十八套。大家看到这焕然一新的大法书，高兴的说：书也有了，还等什么？就这样，不到二十人成立了七个学法小组，大家一起学法，改变了一批同修被旧势力间隔关起门来在家“独修”的状态。

二、魔难中的同修提高上来了

同修 A，七十八岁，因丈夫早逝，二十九岁的她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成人。遭受的魔难可想而知。走入大法修炼后，她确认这个

手就合一起，就抓在手里了。”[1]我当时也用手对着胸部抓了两把，扔了，胸部立刻就不疼了。

我写这段，是想告诉同修，当你哪疼、哪不舒服的时候，别把它当成是病，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碰到这事，要用师父的法和师父给我们的神通去正念清除。

“我们师父说了算”

二零零八年，邪党奥运之前，我正在种地，派出所把我抓去，先来软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太太，别炼了，别炼了哦，你就不炼了，我们就放你。”我说：“炼！这法轮大法这么好，我炼定了。”他们就把脸一沉说：“这老太太这么顽固呢，劳教了两次还说炼。”他们就让我在他们写的东西上按手印，我不按，他们就上来好几个警察，一起掰我握着的两手，费了好大劲也没掰开。我就说：“你们这是干啥呀，人家不按手印，还硬让按。”他们哄堂大笑，松开了我的手。

到了县公安局，把我关在看守所里，我一看里面关了好多同修，到了第十二天，我就求师父，我心里说：“师父啊，我只在这里呆十五天，请师父帮我。”真是，只要弟子有这一念，师父就帮我们。

到了第十五天，警察就在外面喊我的名字，放我走，我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屋里电话中说我的名，不让放我，我就小声说：你们说了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我就相信我师父。旁边的警察说：这老太太嘴里嘀咕啥呢？这时从外边匆匆忙忙进来一高个警察，大声说：放，放，快让她走。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走出了看守所。

风霜雪雨中救度众生

我是当地挂号的唯一坚持修炼大法的，所以我成了被邪党重点监控对像。当地警车的围追堵截，省城车站的严密盘查，都没能阻挡我进京的脚步。恐吓威胁，盯梢监控，也没能挡住我救人的步伐。因为我知道，有师在有法在，大法弟子无所不能。

不能扔啊，我一定要坚持炼下去。

二零零零年底，我在家看《洪吟》，当看到〈苦其心志〉一篇时，忽然想到，师父为救我们却被邪恶恶毒攻击，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亲身受益者，我不能让邪恶诬蔑师父，我要上北京，我要替师父讨个公道，还我师父清白，决心已定。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到金光闪闪的大法船从天上下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第二天，我兜子里装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只身一人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学法得法信法

从北京回来，我被非法劳教了一年，回到家，没有了从前的学法小组和炼功点，也没有同修切磋。丈夫一个大字也不识，我认的字也很有限，就是这样，我也天天学法，不会的字就写到手心上，到外边去问放学的学生。在不断的学法中，师父经常点悟我，我也能牢记住师父的法，贯穿在我的修炼中。下面就举几个发正念去病魔的例子。

有一次，我头突然疼起来，我就上炕发正念，我想起师父说的：“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啦，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卧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1]我就立掌想：清除另外很深的空间中的那个灵体。这时，就看到从小腹部位飞出一个扁扁的圆乎乎的长着黑毛的一个东西。发完正念，我的头立刻清亮起来。

还有一次，我又感到身体不舒服，还是想彻底清理另外很深的空间中的那个灵体。我也没想到会从左腰部钻出一个象个小黑狗仔似的，但没看见有头，四个小腿迈着走了。从那以后一身轻。

记得有一次，因为心性没守住，跟丈夫生气，就感到胸部疼，一天比一天疼。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忽然想起佛法是万能的，要什么功能，师父给什么功能。这时，师父的法打到我头脑里，“说他心脏有病，这个手对着心脏部位去抓的时候，另外空间那个手进去了。瞬间，非常快抓住了之后，你外边的手一抓，两只

选择没有错。不管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始终没有动摇过，在证实法的路上踏踏实实走过十几年。可是当她亲眼看到两个非常熟悉、三件事也做的很好的同修接连被病魔夺走生命时，她茫然了，生命的尽头似乎正在向自己走来，她悲痛、恐惧，因这期间她已经不去小组了，完全没有了正念，精神萎靡，身体瘫软，两腿乏力，有人一碰就倒。

组建学法小组后，她还是很积极的来了，看她那木然的表情，呆滞的眼神，读法时连字都看不清，有气无力的半天读不出一句。她把自己受干扰的原因说给我听，我说你怕吗？她说：“不怕，我死后师父把我度到我来的地方就行了。”我说：这一念你就错了。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2]只要认真学法，一思一念都在法上，师父什么都会为我们做。她坚信的点了点头说：在这之前都是小儿媳妇陪我吃饭，我自己不爱吃。我说做常人时吃了那么多苦都挺过来了。修炼人找人陪着吃饭，你让儿媳妇怎么想？这不给大法抹黑么？她自己也悟到这是依赖心。到小组学法后她又找回以往的感觉，怕耽误时间每次都提前将近一个小时到小组等着。而且心性提高很快，甚至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原先走路上道牙子得人搀扶，现在步履沉稳，看书学法精力充沛，读法流畅，脸上气色红润。交流中她说：没有捷径，就是多学法，如今该同修每天坚持发神韵光盘。她自己感慨的说魔难了好几个月啊，终于又走回来了。

三、在帮助同修中严格修正自己

同修 B 老年男同修，九四年曾参加过师父的大法传法传功班，家里长年设学法小组。我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可是九九年“七·二零”后，他被邪恶迫害的双目失明，这些年他全凭双耳听法、学法、背法，凭记忆给明慧网投稿，给远方亲人、朋友邮寄真相信，劝三退。而且先后两次返老家讲真相救人，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确实了不起。

师父讲的“修炼如初”[1]的法理，在大法弟子中产生很大震

动。唤人清醒，催人精進。大法弟子整体的修炼状态和修炼环境，对处于魔难中的同修就更显得重要。于是我把明慧网上排列的四十四本师父讲法介绍给他，每周一次陪他学法，同修很高兴，也很感动。

前两次还好，等第三次学法时，我读着读着他突然嫌声音大，要我小点声，而且速度要慢，强调不能求数量，并讥笑：你怎么样像小学生读课文一样……我想他是要我读出语气、读的有声有色，有感情，使之有感染力。当时我什么也没说，就按着他的要求做，但心里还是很纳闷：这些年在哪个小组读法都受欢迎，今天却遭到冷讥？我来一次往返路上要三个小时，我没有抱怨辛苦，同修不会这样不尽人情吧……可接下来一次学法他又不满意，说“读慢了，学少了”。这时我心里可嘀咕上了：“我这是何苦啊，这不自找的吗？而且想找个理由退出还不行，不读好也不行……”但刹那间我恍然大悟：师父说：“既然是修炼，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3]是师父看到我有这颗精進的心，有一个“修炼如初”[1]的热忱，借这件事，借同修的嘴指导我应该如何读法才行，因为我面对着多个小组和同修，要想有个好的学法效果可不能马马虎虎。学法要静心，读法的声音、快慢、语调、坐姿都不能忽视，这是敬师敬法的直接表现，同时我找出了自己的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沾沾自喜的心。修炼是严肃的，发生矛盾时，用人的思维方式就会把问题看的更加复杂，我差一点误解同修，差一点错过了这次提高心性的机会。

我庆幸这意外的收获，更感谢师父佛恩浩荡，我要在学法中严格修正自己，不断在法上升华提高。我把这三条当作学法读法的宝贵经验，每到一组我都把它介绍给大家，因有时我只陪一人学法根本不需要高声，和老年同修一起学法慢些当然好，这样学法不走过场，不走形式，学法得法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帮助同修突破学法障碍

有这样两个老姐妹，年轻时她们是一个车间的工友，大法开传她们都走入修炼，如今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搭档。慈悲，使她们

我一步步向车前靠近时，突然出现两个人挡在我面前，不知谁家的狗也拼命的冲我大叫，这时丈夫顺着狗叫声找到了我（过去他打完我，从来不找我），他一把拉住我说：“你要干啥？”我流着泪说：“我想死，我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看你把我打的，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就因为送饭晚点，你就这样下死手打我。”他当时也冷静下来了，一把把我抱到怀里大哭起来。

我总是在想，我的命咋这么苦，还没懂事就失去了父母，从小没尝到过亲人的温暖，没感受过母亲的关爱，成家了，又受公婆的气，受丈夫的打骂。我曾经尝试过好几种死法，却都没成功，上吊，绳子断了（很粗的尼龙绳），喝农药，农药失踪了，钻车底下，被人截住，狗也狂叫着阻止，就好象冥冥之中有神在保护我。

一九九八年，经别人介绍，我幸运的得到了大法。当我刚拿到《转法轮》这本宝书时，看到师父像的时候，我就感到咋那么面熟，好像在哪见过，不知怎么就是感到亲切，那个时候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劲儿的流泪，就好象丢失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那是我这一生中头一次感受到的温暖和幸福。

当天看师父讲法录像，听到师父说陆陆续续下法轮，我就感到小腹有法轮在转。回家后，我高兴的把这事告诉丈夫，他不相信，说：“瞎说，肚子里还能有法轮转？”我说：“你不信，我这可是真的。”因为他知道我不可能骗他，就在那里嘀咕，“奇怪，神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小肚子这怎么也一鼓一鼓的？”我说：“可能师父也给你下法轮了，你快跟我一起学吧。”从此他也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

我每天去炼功点学法炼功，从不间断。一年的时间匆匆过去。转年到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江魔头为首的邪恶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迫害，恶毒的诽谤，荒唐的谣言，利用各种媒体、各种方式无所不漏的欺骗毒害着所有中国人，一时间黑浪滚滚，人心惶恐，从省市县到乡村镇，一片混乱，直接对大法弟子进行全面迫害。村里的同修大部份都不炼了，我想这法这么好，我是

我是生长在偏僻农村的一个老太太，三岁失去父母，在养母家长大。当我长到懂事时，就开始干活，稍不如意，养母就对我打骂。十多岁，就上生产队干活，一天下来，感到好累呀，中午休息两小时，养母还给我找活干。感到很苦，一天时间好长啊，天老也不黑。

到了十六岁那年，养母给我找了个对像，我心里不愿意，因为他家里很穷，可我又做不了主，就被嫁了过去。丈夫不愿干活，还老打我，把我打昏死两次。有一次用刀砍我，我用手一扬，刀砍在手臂上，顿时一个大口子。

公公婆婆也给我气受，把我逼的无路可走时，我抱着六个月的儿子到婶婆家，跟婶婆说：“这日子没个过了，我得走哇。”婶婆说：“你不能走啊，将来世界末日到了，点火都不着，就供老佛爷的香火能着，到时候什么鬼呀魔呀都出来了，能把咱们吓死。到时候救咱们的这人姓李呀。”说这话到今年已经是三十三年了。我当时也没听明白她说的那些话，也没心情听。没办法，又硬着头皮回家过日子。

可还是挨打挨骂，笤帚经常打散花。有一次，拉楂子，丈夫又找茬，说我没把楂子上的土弄净，就破口大骂，我怕他用甜菜叉子打我，一直没敢吱声。没过两天，我给他送饭，他嫌我送晚了，问我：“你干什么去了，不给我送饭？”我说：“我也有活呀。”我把饭放他面前，回身往家走，突然，他一大甜菜叉子打到我后背上，我还是没躲过这甜菜叉子。我一边往回跑，他一边在后边追打，叉子头打折了，叉子杆被打成三节，拉甜菜的司机过来，从后边一把抱住他的腰，他回身一棒子打在司机身上，司机说：“还打红眼了，连我也打。”再也没人敢拉了。回家一看，浑身都成了黑紫色的，还尿了一裤子。

我只能偷偷流泪，想这日子没法过了，活着太苦了，就去找农药喝，拿一瓶不是，拿一瓶不是（后来才知道，是丈夫突然脑袋里出了一念，“她可别喝农药啊”，就赶在我前边把农药藏了）。

我想怎么死呢？让车压死吧，就拖着疼痛的身子走出家门。当

见人就讲没有挑选。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她们无论严寒酷暑、天寒地冻、刮风下雨，每天都穿行于大街小巷救人。老姐俩一年能救一万人。可是，大姐最着急的是因没上过学，眼下学法碰到了障碍。在读《转法轮》〈第六讲〉时，四个小时读不完。学其他的讲法内容就更读的让人上火。她自己也急得捶胸顿足，回家炼吧？独自一人问谁？有的同修不能理解，集体学法时故意让她读三两行字的小段落。她无地自容，我也很自责，对不起同修，因为她曾经跟我说：“别的同修读法我跟不上，读哪都不知道，就你读法我能跟上，你说这怎么回事？”我明白她什么意思，可就下不了决心帮她。看到今天这种情景我心里难受极了，是我的自私让同修窘迫。大家都知道，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只能救人而不能学好法，在修炼上这是有缺陷的。

于是我主动提出帮两位大姐学法。方法是：每周一次，学两个半小时，二姐读法，大姐小声跟着读，或者大姐单读，二姐再读，大姐再跟着读，虽然口干舌燥，不休息不喝水。我在旁边教字。而且大姐很要强，小组学完后自己炼，怎么炼？象小学生一样放声读，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蹦，现在能三、四个字甚至能完整的读出句子。我说师父讲法的书摞起来比床还高。她说：“不管有多高，我一定要把师父讲的法认认真真的全部看一遍，不然我就不配作大法弟子，我就对不起师父。”她的话让我感动，让我震撼。我说：“大姐加油吧，突破障碍读法能力有提高，我给你安排学法小组。”如今她已经如愿。我相信两位同修姐姐，多学法，正念足，会救人更多。

五、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

能配合协调同修做大法的事这是我的造化。我很珍惜这段时光，每天除了做大法的项目就和同修们学法，不论坐多远的车，还是爬山路，不论大雨倾盆还是烈日炎炎、汗如雨注，我都努力做到不让同修空等。在深入的学法中，我确实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而且比那时还要好。因为那时我注重的是炼功，现在明白的是更多的法理，大法更深的内涵，从理性上认识到大法的殊

胜与美好。精力充沛，走路生风。全身有一股用不完的劲。

我把师父经书按序列打印出来，分发给同修，使大家学法查找有依据，大部份同修大法书都已备齐。在这些小组掀起了学法热。小组学法次数增多，少则两次，多则每周三四次。有个小组每天都学法，只是时间不同而已，人员在不断增加。有些年轻人也相继走进来，学法小组也象细胞分裂一样在增多。

有的同修问：你是协调人吗？其实，我就是师父的弟子，做一个弟子该做的。

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3] 李洪志师父著作：《新西兰法会讲法》

万幸 我终于找到了师父

——一个八零后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首先感谢师父一路呵护和慈悲救度，使我能在大法中坚持修炼到今天。现在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想通过自己的实例给大家，特别是青少年弟子们提供一些教训，以便在今后的修炼中少走一些弯路。

学大法 开智开慧

我九六年得法，那年十三岁，正上初二。我爷爷是练太极拳的。有一天晚上，脑子里突然有个想法：跟爷爷学两招，锻练锻练身体多有趣啊！晚上就兴致勃勃到了爷爷家。

那天他正在炼法轮功，我不知道他炼的是什么，就跟着比划。

放弃了他的想法。一个生命真的在善中感化……

后来，我对每个号都是利用号长的形式，给整个号的犯人，都做了“三退”，总共七十多人，除两个烧锅的，没机会谈话，剩下这七十多人，都做了“三退”。我真的希望他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

我时常跟号里的人讲：你们现在违法、犯罪了，在你们选择“三退”之后，你们还会有未来。在人类的大淘汰来临时，你们都能走过去！多好呀！而那些你们看开着宝马车、奔驰车的他们不能“三退”，都没有未来了。你们不是幸运的吗？我说完这话，我看那些犯人都非常的高兴。

而号里的许多犯人，还问我能不能把法轮功的书拿来给他们看。我说这地方不行呀！等你们出去时，我把电话给你们，你们可以跟我联系，我会让你们请到书的。

写了这些，我非常的感慨，师尊太慈悲了，就连这些犯人也在度化，让他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想到这些，我泪水在眼眶中，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尊对众生的慈悲，我只能用我毕生的精力去修炼，紧紧跟随师尊的正法去救度众生，跟师尊返回家园。

在救度众生中，我也感到对众生的救度非常的难，但是再难也得去救度。“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進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2]

谢谢无比伟大的师尊给弟子又一次讲真相的机缘，弟子做的不好，还在不断的努力！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贺词〉

“这老太太是神仙哪”

文 / 玉莲口述 同修整理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看守所雇来的值班人，当时我在晚上吃饭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不敢听，都离开了吃饭的桌子，还对我很疏远的，我没有顾及那些。在晚上和我一起值班的那个人，我就给他讲真相，他提了许多的问题，我都给他解答了，最后他选择了“三退”。

第二天早晨下班时，因为在看守所值夜班，我和那个不听真相的人，坐一个车回家。我俩是一个地方的。在车上，我到 he 坐的那个座位的边上坐着。因为我认识他哥，都给他们退了。我对他说，你也退了吧。他一听也答应退了。我真是高兴，因为又一个生命在选择未来！

在看守所，我看到那个内勤，我就想跟他讲真相。但是都没有机缘。一天，他替跟我一起值班的警察值班，因为看守所这地方是管理非常严格的地方，屋中只有我和他，我就开始跟他讲我修炼法轮功的事情。他非常的抵触，但他还在听着，在谈话的过程中，我知道他是一个大学生，在这里打工，挣的虽然少点，但是他有一个收入。他先后提出了许多的问题，我给他一一的回答，回答完之后，他不做声，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他说你不能改变我。我说我告诉你的是真实的事实，而你如何的思考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不能让你退出你所加入的党、团、队组织，我也希望你在今后再听到法轮功的事的时候，你能思考一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当时我俩能谈了一上午，我没给他讲通，也是我修炼的不好，不能用慈悲的心感动他。

所有号的犯人全退出邪党

第三个号的号长，在其被法院的工作人员殴打后，非常的气愤。我每每跟他唠嗑，都在开导他。虽然那本《生死轮回》的书被警察拿走了，但我没有怪他。他也非常的感谢我对他的态度。后来，把他们号的人都用小纸条写上名字，给我了。后来又递给我一张纸条，写着两个人的化名都做了“三退”。

那称作是精神病的人，同他的交谈中，他还想把抓捕他的那个警察干掉。但是在两个月的交谈中，他也认识到不应该这样做，

一炼，感觉非常好，然后问他，这不是太极拳吧？爷爷告诉我说“是法轮功”。我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亲切，嘴里不停的念叨法轮，法轮，法轮功？好亲切，好熟悉啊，可是又想不起来为什么这么熟悉，为什么感到亲切，马上央求爷爷：快教我，我也要炼。爷爷犯难了说，我也是今天刚学了一点，看见广场上有人炼，跟着比划来着，就会这几招，明天一大早咱爷俩一起去学去吧。

就这样我跟大法接上了缘份。

我的父母不让我学炼，对我看管很严，就是不许我学。每次去炼功点晨炼都是抱着“豁出去了”的想法，因为不知道父母会怎样责骂我；晚上参加集体学法也是“啥都豁出去了”，今天哪怕只学了一点法，我就赚到了一点，至于回去怎么面对，管他呢！

尽管每次都惴惴不安的翻墙头出去了，可一炼功或者一学法，心性就升华了，就觉得自己心态是那么祥和，好象什么不好的事情都能用这善的力量把它溶化掉。回去碰到父母，他们居然啥也不说了。有一天大早上看我回来了，还高兴的问我，这么早就去跑步锻炼身体啊！

炼功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摆正学法和学习的关系。在中国，初二，学业就已经逐渐紧张了。怎么摆正学习和学法的关系呢，我思考了很多：上学本身的目地是什么呢？学习知识，最终是为了学习人生道理。那么现在师父把真正的人生真理捧到我面前了，我决不能荒废了他，一定要学好。但是学校的学习一定要认真，这是一个学生的责任，也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因为大法弟子到哪都应该是个好人，也都是好样的人。

一开始面临很多困难：大早上就要起来炼功，晚上有晚自习，作业要做到很晚，做完作业就已经很困了。但是学习和学法，哪个更重要？不能本末倒置啊！每天晚上去上晚自习的时候，就提早走半小时，先去学法点学个半小时的法，再赶着去上晚自习。晚上无论写作业写到什么时候，写完作业后必须再学一讲《转法轮》。大清早无论困的要死要活，也得逼自己起来。

一开始真难啊，早上真不想起床，就对自己说：管它怎么困呢，起来再说。脚一着地，就神清气爽，困意全无啦！然后走夜路去炼功点参加集体炼功。晚上写完作业时会想，好累了，赶紧睡觉吧，这时候就会告诫自己：真正要学的法你还没学呢，要是去睡觉了，今天一天就白浪费了，学法才是一天的主题。这时拿起书来就看到师父在对我笑，一下就精神了。以后写完作业再晚、再困，只要一拿起书来学法，立刻来了精神。

随着不断的炼功，大脑越来越清晰，记什么东西都很快。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在课堂上留了时间，让背会《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里的内容，别人都在努力的记背，我静心凝神的看了两遍，就开始写数学课上布置的作业，目的是把作业都消灭了，晚上学法就不用熬夜了。

语文老师看见我在做数学作业不满意了，让我站起来，问：让你背的课文你会了吗？我说我会了。老师不信，让我背诵一下，我就开始背诵《岳阳楼记》的第一段，快背完的时候，老师说不是这段，我就背第二段，快背完了老师又故意说不是这段，我就背第三段。老师又有意为难我说，她让我背的不是《岳阳楼记》，我就又开始背诵《醉翁亭记》，背诵完第一段后，老师又说不是第一段，我又开始背第二段，背诵了半天我终于反过劲来，问到底背哪段？老师看我前面的都会背了，最后一段不一定记住了吧，就说：你背最后那段。我说，老师你耍我！然后把最后一段也背了下来。全班同学鼓掌为我喝彩，老师对我说：你真行，写你的数学作业吧，我特许你了。

逐渐的课堂上老师讲什么很轻松的就心领神会了，作业也写的非常的快，学法时间宽裕了。相辅相成，随着学法时间的宽裕，智慧也打开了，看老师讲的东西很简单，所以学起来非常容易。很多东西一看就明白了，试卷最后的压轴题都难不倒我。有时候数学题不用笔算，直接就写答案，为此也被扣过分数，原因是不写计算过程。

后来学写诗。当初写诗是因为作文课留的作文很是麻烦，有的

有两个人让我印象最深。一个吸毒犯人，有一天他腿疼的厉害。他几次找管教，我都过去，给外岗打电话。但是那些管教告诉这是中午，得下午的。我就跟这个人在那唠嗑，后来给他做了“三退”。两天后，他被保外了。

还有一老人犯罪之后，被放到欲放犯人的号里了。给这个老人说“三退”的时候，他不吱声，那些犯人问他，也不吱声。我没有多说，有一天，他被调到别个号去了。看守所一位领导叫我把那个老人调到原来的号。于是，我拿着钥匙打开号门，领着这人走，我就给他讲“三退”，到那个欲放号之后，我也讲完了，他也“三退”了。后来他也被保外了。

由于我经常的到那个号讲真相，那个号的犯人在号里就喊“法轮大法好”，我瞅他们就乐。我真的为众生被救后的喜悦而感动。

同时在他们生活中，我也是关心他们的。那个号里有一个人是广西的，他说这里的饭不好。我告诉他，因为你犯罪了，所以这里非常的不好，咱们以后可别犯罪了。我就把我们警察吃的饭，给他端过去点，我告诉他，给他改善改善。还有就是一个人因为身体不舒服，一天早上，我就把我吃的饭给他吃了，还有两个鸡蛋，他们非常的感谢我。

对警察讲真相

我是一个警察，那里的管教都是警察。我去看守所的第一天，就和我一个班上的一个警察讲起真相来了。他似乎有缘份，也愿意听我讲真相。我有时间就给他讲一段。但是他最后没退出来。他也知道我给他讲的挺好的，就是不选择退出。这也是我修炼的不足之处，我不能引导众生，更好的走向未来。

再一个就是因为看守所的管教有时串班，和这个班又和那个值班。这些都是师尊安排好的，跟我值一个班的，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有时中午吃饭时只有我们两个警察，我就给那个人讲真相，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他们听后，虽有些犹豫，但最后都退出来了。

魔利用。”[1]这样引起了一些意外的风波。

在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和我一起值班的警察就说：我得挨说了。我说，谁说你呀！他说，你学法轮功，自己学呗，还给号里人看，他们都是坏人。书被×××给拿走了。领导说人可狠了。我当时心也没动。我又给他讲真相，因为我俩一个班，我经常的给他讲真相。给他讲真相之后，他不吱声了。当时那些杂役（在看守所里干零活，要释放回家的人）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真的没在乎什么，因为我是师尊的大法弟子，我没什么可怕的。所以这事也就放下了。

后来，那里领导对我说，不要再往那里拿法轮功的书。当时我答应了他，但是我想不对，但如何的找他说呢？因为有时上班根本都看不到他，而且在那谈法轮功的事，也不方便。这事在我心里压着。但后来，我想写封信吧。因为在那里，你写信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我就信师信法了，就这么做。于是我写了两封信，一个给看守所领导的；一封是给那个拿书的警察。告诉他们在法律上，看守所没有禁止法轮功书的规定；而有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等权利。最后，这事平息掉了。

对杂役讲真相

杂役是看守所里干零活、收拾卫生的将释放的人员。他们不在号里呆着，但在看守所里，象警察一样的走动，没有特殊情况不准出看守所。对于这些人讲真相相对容易一些，当时这些人见面之后，唠几句嗑，就给他们讲了。之后就“三退”了。看守所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后来我讲真相是很随便，因为我把环境都开创出来了。没事，就跟那些杂役讲。他们也经常的问一些问题，都给他们解答了。他们也都说炼法轮功不是坏人，都是好人。

对将释放的犯人号讲真相

在看守所里，有一号关押的都是快要释放的犯人，这个号里没号长。他们也很随便，因为要释放了嘛，我经常到那个号里，不时的跟他们讲着真相。

要求字数三百字以上，很是浪费时间，就问老师能不能用诗代替？老师说除非你写得好才行。结果就开始写诗，有首诗有这么一句“人间本是一场戏，唱的倒被看的迷”是一时感慨随手记下的。我爷爷看见后问：谁写的？真不错。

有一次实习的大学生代上语文课。这个大学生很有文采，那天他问我们班同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谁能说说这句诗更深一层意思的是什麼，请举手。全班没有一个真明白的，老师得意的笑了笑，这时我举起手来说道，我可以试试吗。“说来看看。”“当局者迷！”我停了停，老师很是惊奇，“出世者清！”我接着说。但是这后一句老师可是似懂非懂了。我说的并不是局外者清，也唯有修炼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局外者清与出世者清的区别吧。

快高中考试了，学业已经非常的重，我却是越来越轻松，同时还有一些有助于学习的功能显现出来，帮助我尽快完成学习任务，挤出时间来学法。有一次爸爸看电视，演的是一群孩子表演速记，我爸羡慕的说他们真聪明，然后问我，你是怎么记东西那么快的？跟他们的速记方法一样吗？我说他们那是小聪明小伎俩，我这是智慧与功能的体现，就跟成语“骑马观碑”一个道理。一个人骑着马从碑文前跑过，回来就会背诵碑文，那不过是一种功能的体现。这种用来速记的功能能把你瞬间看到的東西和听到的声音，在你的脑海深处印刻下来，他骑马回来背诵碑文的时候只不过将这种印刻的东西翻出来重复了一遍而已。但是只有头脑足够纯净的人才能运用自如，然后试着跟他解释其中的原理，其实跟录像的原理有些相似，本质却截然不同。我爸恍然大悟，以前以为“骑马观碑”是一种夸张，听你这么一解释，原来实实在在存在过啊。然后又加了一句：“你前途不可限量啊。”

有一天我爸兴冲冲的回来跟我说，你知道你们年级的天才是谁吗？不等我问就洋洋得意的说，我听几个老师评论，说这个年级谁最聪明？说了好几个学习好的，别的老师都不认可，最后一致说你最聪明。理由是你们几个虽然成绩都是顶尖的，可他们都是

要刻苦学习，唯有你小子学的那么轻松，简直是天才！

其实我同班还有一个小同修也是天才，他原来是不学习的捣蛋鬼，后来学法后也认真学习，老师当众表扬他为成绩提高最快的，改变最大的学生，全班为他鼓掌。

脱离整体，远离了大法

九九年我已经上高中了，学法点不能经常去了，父母也把着不让我学法炼功，慢慢的越来越松懈。当对大法和师父的铺天盖地的诽谤开始时，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对待这种事情，还以为这是师父认可的，用来考验众生和大法弟子的。那时候自己完全是旧势力的思维而不自知，很多的认识都偏离了法也不自知。

慢慢的，脑子里的想法越来越不合法，也没有意识到。只是感觉学法的时候没有以前那样突飞猛进的感觉了，学法点也找不到，爷爷的大法书被父母毁掉了，受父母的威胁，爷爷不敢跟我谈修炼的事了。后来考上大学，就连爷爷也接触不上了，什么新经文都没看过，完全被旧势力有意图的封闭起来，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堕落着。

内心深处非常的痛苦，我开始用玩电脑游戏麻醉自己，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有时候通宵达旦的玩游戏。

二零零四年，有同修把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光盘发到我们大学宿舍。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原来自焚是假的！这里到底是怎样一种阴谋？我广邀同学都来看这张真相光盘，晚上我却失眠了：这些年我在干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我心乱如麻！后来浑浑噩噩睡着了，梦中看到自己曾跟一些神签过约：我要有十年脱离大法。好象我明白的一面被抑制住了一样，醒来后就慢慢的全忘记了，又我行我素。

毕业后奔忙于工作，又被领导逼着开始喝酒。有一天，午夜醉酒醒来，内心深处在呻吟：我要永远这样下去吗，我曾经是个修炼人啊，我曾经是一个同化过“真、善、忍”的生命啊，如果生

因为看守所的一个管教跟我串班，我回家休息了几几天，又回来上班。我看那个难退的人，被调到我经常去的那号了。我看到他们非常的热闹，我又跟那个号长唠嗑，那个我看着不愿意退的人，也跟我们唠，并跟我讲他看过法轮功被迫害的光盘，从他说话中，我看到他了解真相。于是，我就跟他们讲“三退”的事，他说，还没退。那我就说，那你就把号里的人都写上名，都退了好呀！他说行。没有笔，我又借了个笔给他。后来，他们给我写好的“三退”名单，我也非常的高兴，回家一看，写的真好。

我也高兴这样做的策略成功了。在那个被称作是精神病的人看完《九评》之后，我又拿给了另一个号的号长看。这号长看完后，说写的非常的好。因为我跟他讲过真相，他也了解修炼人的遭遇。他是因为给人办出国出问题被抓起来的。我跟他唠了号里人“三退”的事，他也答应了，但是就迟迟没动作。我也不是太着急，在他们号里，我多讲讲真相。不时跟号里的人讲真相，由于他经常的要热水，我经常的给他们打，他们非常的感谢我，我告诉他们“三退”的方法，后来他写了个纸条给我。我看写了三个人的名字。我知道他们还是没有完全的了解。我针对他们的情况，不时到他们的号里去讲。后来，他们号里的也都退出来了。

在对第三号实施“三退”时，当时的那个号长，因为不服法院的判刑。在公布其判决时，他可能是态度不好，被法院的一个官员给打了。我对他非常的同情，不时的跟他唠嗑，解除他心中郁闷。我给他讲述了我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来开脱他的心愁，并帮他给儿子打电话，给他找个律师帮他上告。他非常感谢我。我给他一本《生命轮回》的书看，希望他能有所理会。后来，又拿《九评》给他看。他看《九评》也非常的感慨，写的真好，把中共一切不好的都表现出来。后来，我也促进其让号里的犯人“三退”。

意外的风波

由于两个号都做了“三退”之后，我可能有点起欢喜心了。“在修炼的其它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

吧。于是我拿一个小本的《九评》，到上班时，我装到大衣里的兜里，到号里给他看。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书，他非常的愿意看。

我又到这个号的边上的号，同那里的号长（犯人头）唠嗑。那个号长非常的愿意跟我唠嗑，他知道我学法轮功，总是问我法轮功的事情。我就给他讲，后来他说你给号里的人讲一讲。号里就是关犯人的屋里，那里除号长还有几个人。他说，你给他们都讲一讲，没事我就站在号的门口，给他们讲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事。他们非常愿意听，有空我就去他们那给他们讲一段。

在晚上值班时，我经常值下半夜的班，因为和我一班的那个警察，愿意值上半夜的班。因为我是个修炼人嘛，我就告诉他，你值上半夜，我值下半夜就行，所以我总是值下半夜。在巡视犯人时，我看到哪个号的犯人值班时，离号门近，我就过去小声的说几句话，后告诉他“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的听了点点头。有的不吱声了。经过几次这样，我看不行，这样做不行。因为不能使这些人都退出来。而有的人，不能了解“三退”的实质。

我想这样不行，还是和每个号的号长搞好关系，让他们带领着全号的人都退出来。这不是更好吗？

有了这思路之后，我就跟各个号的号长熟悉起来。因为号长都是在靠号门那个地方住，所以我到每个号之后，拉开窗户就同号长唠，而且那些号长的号里有需要热水的，就找我，我就给他们打。特别是星期天中午没饭，他们吃方便面，我给他们打热水。

我基本上都和号长搞好了关系。在交谈中，让号长先退出来，这样在唠嗑谈话当中，就让他给号里的犯人都退出来。号长答应，但是号长总想让我同号里的人谈谈，所以没事的时候，哪个号行了，我就多次到这个号来对着那些犯人谈。那些犯人都在那听着。

看守所的犯人也是不断的进，不断的出。又新进来几个人，当时分到号里了。我看到这些人，都是新面孔。有一个人，我想这个从面相看非常的难退，这是我当时的思想。

命不在真善忍中，我宁可去死！

第二天就去找以前的同修，一个一个的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一直跟着正法形势坚持在大法中修炼的同修。就这样我又从新看到了师父的法，就又迈步走入大法中来。

破除旧势力的干扰

修炼是严肃的。当我要走回修炼时，父母很快就发现了我在读大法书。他们从我小时候就严厉控制我不让我学，现在大法正在受迫害，他们怕心更重了。尤其我母亲精神压力非常大，逼着我让我答应不再修炼。我随口答应了她，目的是哄哄她。

回头跟同修复述发生的事，有同修认为你刚走回修炼，说这种话应该没事吧。结果几天后就招来了迫害：恶警突然闯到家中，以我电脑里有大法书籍为借口，将我绑架。当恶警把我带到派出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就是同修们所说的迫害。想到走回大法后，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总是摆不正大法弟子的身份，现在终于可以堂堂正正以大法弟子的身份面对一切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的想法往外冒：还没有结婚呢，将来媳妇怎么找？公务员的工作也保不住了，父母更不会理解我了……，最后想到的却是：我终于可以修炼了，监狱里一定有同修，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学法修炼啊。

当我的心想到将来的修炼时，我的腰带“砰！”一下自己断了，吓了一跳，突然明白过来这是点化我呢，我一定会安然出去的。

那些恶警预谋抓我其实好久了。将我的案件送到县里的同时，又直接送到了市里，我也被关到了看守所，形势眼见的非常严峻。父母怕我压力大精神会崩溃，托人来安慰我。我告诉他们只管去做，我不会有事，而且必定会出去。

看守所对我的到来很是惊讶，刚走了个炼法轮功的局长，又进来了个炼法轮功的大学生毕业生，这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个死刑犯出了一个怪题刁难人，好多人都解不开，解了两天没结果。有个人就笑话我，说让我这个炼法轮功的试试，还

大学生呢，怎么也炼法轮功啊？我心中求师父，请师尊加持弟子，让弟子将大法的伟大证实给他们看。

我过去看了那个怪题一眼，脑子里就显现出一个答案，当我将答案的图案用火柴棍摆出来时，他们全惊呆了，齐呼：厉害！厉害！那个死刑犯告诉大家，我的这种摆法不是规定的答案，但是，比正规的答案更超脱，是一种超然的思维，他也直说：神奇！佩服！

一个打架进来的小伙子大声叫道：等我出去，一定要好好学学法轮功；另一个因为上访被强行劫持进来的大叔晃着我的胳膊叫道：小法轮功，小法轮功，我相信你们，我要退党，怎么退党？

当时我刚走回修炼，还不太明白三退的事，只告诉他，你内心一定要记住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我的事很快在其它监室的犯人中传开了，他们普遍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在看守所的这几天，我就象坐在一个保护圈里一样，好象有层光圈在包着我，保护着我，脑袋里也空空的，什么不好的事也不想。

几天后，情况急速的改变，报到市里的定罪材料不知道被谁压住了，没有批下来。对我，原来是没法营救的，后来竟然变成了单位的领导、公安局的、纪检的人都来担保我，找派出所的所长谈话。构陷我的派出所所长承受不住压力，又不甘心放我，就把我弄到洗脑班去了。

一到洗脑班我就莫名其妙的昏睡，搞的洗脑班的那些人很害怕，再加上家里的亲戚和单位领导经常来要人，要求让我回去上班，最后，市里还来了个领导，对洗脑班的人讲：你们得把事给说清楚，能说清罪名就办他，如果没有罪，就别老在这拖着。就这样，第二天我回家了。

但是我还是被跟我同住洗脑班的一个特务（或者犹太？）骗着签了个字。他骗我说只要不写你的名字就行。结果我上当了，配合了邪恶，直接给他们日后要挟我所在单位留下了空子，也给旧

在巡视这些被关押的犯人时，我都是尽量的给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那个叫精神病的人，他总是让我给他打开水，我就从警察的饮水机，给他接一瓶矿泉水，这样在到他那时，他都是对我非常的客气，我总是耐心跟他唠着嗑，他也非常高兴的对我，并说你和那些管教不一样，他们不把犯人当人看，而你不同。和他交谈时，我都在渗透着法轮大法的法理。他有时对我说，你是学法轮功的吧？我不回答他，冲他笑了笑，我又走了。

别的号里被关押的犯人，看我给那个精神病打热水，也让我给他们打，我也给他们打，有时不及时晚一些，但他们都非常的高兴。他们看我，不象别的警察那样对待他们，他们感觉我真的是关心他们。有时他们求我给他们家里打个电话，问问什么事，我都给他们做，他们非常的高兴，一看我值班，他们就高兴了。还有的犯人说跟我唠唠。我看到他们也特别高兴。不管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但是法轮功会让他们走向未来！

在和犯人的交往中，他们也渐渐的知道我是一个法轮功的修炼者。有时他们还说，你看，学法轮功的就是和那些人（警察）不一样。

在提审犯人时，因为号里的门有一个大门，一个小门。别人总是把小门打开，让犯人钻出去。在提审犯人时，如果我去开门，我都会把那个大门打开，让他们走。他们非常的感谢我，内心都默默的赞叹。

对号里的犯人展开救度

在上班中，我总是到那个被称作是精神病的那去，同他交谈。在交谈中，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他对我表示很同情，我问他“三退”的情况，他说在监狱中他就退了，因为当时监狱里都非法关押着法轮功学员。但是我和他的交往中，虽然他做了“三退”，但是他还是不能充份的认识中共的邪恶本质。我想怎么办呢？

这个犯人非常的爱看书，也许在看守所里呆着没事做的原因

我是一个警察，因为工作的关系，到看守所来工作两个月了，就是看管犯人，我知道一切都是师尊给安排好了的。看守所的工作有白班和晚班之分，又分为内岗和外岗，我们是被调到看守所看犯人的，当然就是执内岗的班。

在看守所里，我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犯人，有的悲伤、有的难过、有的忧伤，还有的看起来平淡……当我看到他们因为触犯人间法律而被关押到这里，我想他们也是应该得救的生命，伟大的师尊慈悲，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在度。

当到看守所上班的时候，开始两天，我还没有什么想法，每天就是看书，但是在第三天上班，我就有种感觉，我是来看看守所救度众生来的。但是看守所是一个纪律非常严的地方，在这里救度众生，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因为面临的是社会中违法犯罪的人员，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再有就是这里都是警察，讲真相相对来讲也很难。再难做，我也得做，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师尊安排的。只要符合法，师尊都会为我做主，保护我。

展现大法弟子的品格

在看守所里，你的一言一行，都象有跟踪的一样。有监视器，监视着你，监视器监视着犯人同时也监视着警察，你的一切都在监视器的监视之下。你向看守所里的犯人讲真相时，他很可能去构陷你。所以你这做的一切，都要给那些犯人留下好印象，这样才能更好的救度他们。

前几天，我看被关在号里的犯人。有时，我就到走廊里走一趟，看看被关押的犯人都是什么状态，和他们唠唠嗑，说说话。他们都感到我和蔼，看到犯人时，我有时总是笑着跟他们说话。在号里被关押的说是有一个精神病，我总到他的号前，跟他唠唠嗑，这个人在监狱已经被关押了十几年了，什么事他都不在乎了。跟他交谈，我没看出他有精神病的样子，他说有精神病是有部门鉴定的。唠几句，我就走了。有时唠时间长一点，他就有点象跑题一样，我就走了。

势力继续迫害我留下了借口。

人回到家中，另外空间压力并没有减弱，这时爷爷因为我的被绑架，心理压力极大，本来很健康的身体，突然出现严重病业。我回来没几天，他就带着遗憾无奈的走了。

爷爷走时我妈妈悄悄的把心里的疑惑告诉我：以前别人去世的时候都是戴着镣铐就被鬼差扯走，怎么你爷爷去世的时候好多神仙吹吹打打的来迎接啊？炼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啊！

而我独自面对的压力更大了，亲戚为我这种自找麻烦的行为很不理解，单位领导也认为我给他们找麻烦。这时候，那个认为我作为新学员答应母亲说不练了“应该没事”的同修找到我说，修炼真是太严肃了，他不该不负责任的说那话，他想要补偿过失，并为我提供了学法的地方。

我不明白怎么突破这压抑的环境，就拼命的学法，慢慢明白了这不是个人修炼，懂得了一些正法修炼的法理。

这时候旧势力的黑手伸向了我所在单位，单位把我爸妈都叫来，并威逼、利诱我爸爸替我写了“保证不修炼”的保证书；妈妈当场被那些威逼我的领导气的心脏病发作，被 120 送去医院。通过急救车这一叫，全单位的人都知道发生啥事了。我求师父，别让我妈出事，别让人误解大法。师父点化我，只要你走正了，哪个生命也不敢捣乱，你妈妈不会有事的。

当我将保证书要来并撕掉时，突然一阵轻松，整个空间场一瞬间一片清亮，我知道旧势力的安排被破除了。

回到家时，妈妈已经在家中等我了，惊奇的告诉我说，我在急救车上正躺着呢，突然一阵精神，从来没有这么精力十足过，自己就蹦起来了，就走回家了，浑身的舒服，真是神奇啊！

爸爸还担心领导会难为我，我就告诉他这是正邪大战，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借机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他激动的说：儿子你真了不起，你师父真了不起，这么多天来，这么大的灾难你都安然闯过去了，你师父在天上保护着你呢。

我不知道今天撕保证书的事做得是否有点过份，晚上找来个同事问他对这事怎么看。他对我直竖大拇指说：了不起，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果然没有什么事，反而好事都来了。

溶入救度众生中来

路走正了，正念足了，干扰就少了，我的学法环境也好了，做三件事也更有力度了。

有一天去一个村口贴不干胶，突然发现心里胆突突的，立刻发正念清除：无论这里有着什么邪恶因素，都要清除掉，因为我不是来害怕的，我就是来救这一方众生的。场一下清亮了，当我贴好离开的时候，一个赶羊的路过身边，忍不住回头看贴的什么，大声念道：“法轮大法好”。随之在我身后喊：小伙子，小伙子，你等等，有碟儿没有？舍了羊群就跑过来了，正好我有神韵光盘，送给了他，他非常高兴。

我经常开车去各地，车里放上神韵光盘，碰到路边有人就停车介绍赠送，有时候一趟能送出两百多张。怎样把神韵介绍给对方很重要，几句好的介绍，很容易给人形成好的印象，“就像西游记里的嫦娥跳舞一样好看”、“里面演的有孙悟空、猪八戒和水浒传里的故事、仙女跳舞、还有少林寺的小和尚”等等，介绍完，大家就很乐意要。

后来怕自己介绍的不够详细，就给每个光盘配个神韵介绍，简介完之后告诉他们具体的看所附的介绍。这样做效果都挺不错的。

有一次，给人赠送神韵，他说法轮功的吧，不要。他旁边的人看过往年的神韵光盘，一个劲的跟我要，我就有意把里面的一些精彩内容描述出来，那个开始说不要的人一副好奇相，想要又不好意思开口要，我就送了一盘给他。我说，我敢发，你还不敢看吗？他呵呵笑着接了过去。

我发神韵一般不特意介绍是法轮功的。一次有个人问：是法轮功的不？我犹豫了下，他却补了一句：“不是法轮功的我不要。”

有一次去一个城市，刚说是赠送神韵光盘，有个人喊：今年的

神韵！一下子围上来一大堆人，几分钟就把光盘分了个精光，说希望神韵早日来中国大陆上映。

结语

一次静下心来打坐时，看到了小时候一件事的原委：

大约是九二年左右，每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从很高的地方往下掉，深不见底，掉着掉着就吓醒了，一连好多天，梦中一直掉就是不着地。最后一次做梦掉到地上时一下惊醒了，推醒我爸爸，我爸说：你又做往下掉的恶梦了？我却问他：“爸爸，爸爸，李洪志是谁？今天我掉到底了，看到一个白胡子老道，他让我一定要找一个叫‘李洪志’的人。”爸爸说不知道这是谁，但是看这名字一定是个有洪大志向的人。

现在知道了，那个梦是告诉我，当时我所在的宇宙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了，任其发展下去，就只有毁灭。这个白胡子老道告诉我，除非敢豁出去下到人间去找到师父我才有希望。但是我也很可能会毁在人中。当时我想只要我下去了，这宇宙就有一线希望，管他呢！闭着眼睛就跳了下来。那个老道跟在我身后送我，并把师父的名字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叮嘱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切记切记！

如今真的接上了这万古机缘，真是万幸！现在我再问我爸，那天夜里我噩梦醒来，说去哪儿找师父的事时，他早已忘了这码事了。众生都是为这法而来，可是有多少人已迷失在了人中，或者被邪党欺骗，忘记了来时的夙愿。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因为那是我们来之时的向师父许的愿，也是众生世界的希望。

合十！

看守所警察讲真相救人的故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无形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大法弟子好！